

DOI: 10.13288/j.11-2166/r.2021.01.001

学术探讨

中医药发展需要正确处理三种关系

周然¹, 赵思俊², 施怀生³✉

1. 山西中医药大学, 山西省高校园区大学街 121 号, 030600; 2. 山西省食品药品检验所; 3. 山西中医药发展研究中心

摘要 在中医药学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实践中, 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及把握中医药理论和实践体系中有关科学与哲学、医学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提出中医药理论体系中引进了精气、阴阳、五行等哲学词汇, 但通过将其与五脏名称聚合, 使其成为中医学学术语的后缀性构成要件, 实现了哲学术语的医学化改造; 中医学传承发展中承载了丰富的中华文化, 并参与了中华文化的创立和发展, 但文化要素并没有改变中医学作为生命科学的基本属性, 在学科分类中依然是医学而不是文化; 中医学在百余年前发生重大转折, 现行理论主要是汇通学派的学术见解和主张, 技术传承也具有自发性、粗放性特点, 实现核心理论回归经典本原, 对接当代生命科学前沿, 是中医学持续传承精华、守正创新的必由之路。

关键词 中医药学; 哲学; 科学; 文化; 传承; 创新

在 2019 年 10 月召开的全国中医药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了重要指示, 强调要遵循中医药发展规律, 传承精华, 守正创新, 加快推进中医药现代化、产业化。在同时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指出, 传承创新发展中医药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重要内容, 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大事。这一系列科学论断是对中医药事业的全新定位, 标志着中医药事业进入了百年未遇的最佳发展时期。我们认为, 在深刻领会、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和党中央国务院意见精神的实践中, 中医药学术界首先需要正确理解和把握中医药理论和实践体系中有关科学与哲学、医学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1 正确处理科学与哲学的关系

多年来, 关于中医药是否科学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要理清这一重大命题, 首先需要对什么是科学给出一个明确的答案。尽管不同的辞典对于科学都给出了明确的定义, 但其认识并不统一。我们认为, 所谓科学就是指人们对客观事物的本质属性和运动变化规律的认知, 对这些属性及其规律的准确汇总、整理、提炼、表述就是科学知识或科学理

论, 探究和发现这些属性和规律的实践活动就是科学研究, 将科学知识应用于生产生活实践的方法与工具就是科学技术。随着研究分工的精细化, 形成了不同的专门科学, 也称之为学科。生命科学就是研究生命体本质属性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专门学科, 而中医药数千年的实践, 正是以人体生命活动为主体而展开的持续研究, 并且在世代传承的创新发展中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理论和科学技术体系。

经典中医理论从其创立伊始就牢牢锁定人体生命活动这一主体目标, 建立了旨在系统研究生命物质的基本属性及其相互联系的五脏精气族群理论, 旨在探索研究生命物质运动变化秩序的阴阳互根互化和五行生克制化理论, 旨在深入分析生命物质具体存在和运动规律的“数之”“推之”的研究方法, 旨在观察了解生命物质及其运动变化信息的“望、闻、问、切”四诊技术, 旨在系统研判不同病证发生发展及其转归规律的辨证分析技术, 旨在调整和恢复生命物质正常联系及其秩序的理、法、方、药技术等。这些理论和技术体系, 在本质上与其他学科基本一致。如果与西方生命科学相比较, 所不同的主要是西方生命科学高度关注生命物质个体的功能属性和结构变化, 而经典中医学则不仅关注生命物质个体层面的运动变化, 同时更加关注关联性生命物质的整体联系和基本秩序, 即所谓整体

✉ 通讯作者: 18636897288@163.com

观念。这一观念在近年来正在受到现代生命科学界的密切关注,并且呈现出向整体联系和基本秩序延伸和拓展的研究趋势。

当然,科学总是在发展的,任何科学体现的都是不同时代的认知水平,不存在一次性完全解决所有科学问题的终极科学。例如,物理学界普遍承认哥白尼的“日心说”是科学的,并不会因为当时还停留于圆周运动(后被发现是椭圆运动)的认知水平而质疑日心说的科学性;又如,在牛顿时期并没有发现相对论,也没有产生量子力学,但绝不会因此而质疑牛顿经典物理学的科学性。同样,经典中医学植根于农耕文明和手工业文明,其科学水平必然代表的是相应文明的水平,同时,正是这些文明孕育和催生了工业文明乃至信息文明。可见,不同文明所产生的科学要素都属于科学的范畴,相互之间是传承和发展的关系而不是世代否定的关系。此外,经典中医学在《黄帝内经》时期就不得已搁置了器官学研究,放弃了解剖学手段,而主要采取了体表和体外观察方法,这同样与西方生命科学的某些研究方法类似。西方生命科学善于通过豌豆、果蝇、离体组织器官和实验动物^[1]等对象开展研究并将结果用于解读人体生命活动,在本质上与中医学的外在观察方法是相通或相近的。

至于有学者将中医学的学科属性界定为哲学的观点,主要是由于对经典中医学引进哲学术语并对其进行医学化改造的现实缺乏了解造成的。不可否认,精气、阴阳、五行等哲学术语在中医理论中的使用率很高,但哲学术语在其中已经不是独立完整的术语,而是创造性地将其内化改造为新的生命科学术语的构成要件,如精、气、阴、阳通常作为肝、心、脾、肺、肾五脏名称的后缀词汇而出现,形成了“肝气”“心火”“脾阳”“肺阴”“肾精”等完整的术语形式,而只有这种融合式、聚合式的词汇结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医术语,并由此确立了以五脏精气阴阳为主体的研究目标。其他如“阴阳之变,其在人者,亦数之可数”(《素问·阴阳离合论篇》)和“夫数之可数者,人中之阴阳也,然所合,数之可得者也”(《素问·五运行大论篇》)等论述中的“数之可数”“数之可得”所指的“其在人者”“人中之阴阳”就是五脏精气阴阳^[2]。此时的精气阴阳,已经由泛指万事万物的哲学范畴转化为专指人体精气阴阳,具有了鲜明的生命科学属性。假如武断地将这种融合性术语予以解构分离,精气阴阳就会退回哲学范畴,其研究主

体只能是万事万物,从而失去了中医药科学应有的具体化、专属化、精准化特征,其理论必然会失之于笼统和宽泛,这显然不是中医学引进哲学概念的初衷和本意所在。

综上,中医学在本质上是关于人体生命物质及其运动变化规律的科学,基本属性是生命科学,基本路径是超越器官、精气为本、普遍联系、恒定运动,主体目标是五脏精气族群的本质属性及其秩序,基本方法是“数之”“推之”,其与当代生命科学在原理和方法层面具有高度的互通性和相近性。尽管在理论体系中借用了许多哲学术语,但已经对其进行了深度的医学化改造,从而赋予了其特有的生命科学内涵。因此,中医学的主体依然是医学或生命科学,是具体的专门科学,而不是宏观的哲学。

2 正确处理医学与文化的关系

关于“文化”目前学界并未形成统一的概念,不同学科、不同视角往往会对“文化”一词作出不同的解读,这就形成了文化的多义性。站在某一学科的角度探究本学科文化内涵时,文化就是该学科发生发展过程中所积累形成的共识性认知理念和行为范式。这里主要体现了三层含义:一是认知理念。作为一个学科,其认知理念主要从其特有的语言文字和著作典籍中表现出来,也就是说,研究某一学科的文化内涵,首先需要研究其语言文字和著作典籍,这是学科文化的主要载体之一。二是行为范式。学科文化常常通过该学科的研究和应用过程体现出来,并通过长期的积累而形成常态,这也就是所谓的文化自觉和文化养成,而要研究某一种学科文化,就需要密切观察该学科的实践行为。三是群体共识。学科文化不是个体认知,也不是个人行为,而是组成该学科的多数人群的共同认知和群体行为。这种共识既需要群体之间的共同打造和广泛认同,也需要世代间的积淀和凝练。需要指出的是,学界经常会将广义的社会文化与具体的学科文化相混淆,如将中医药文化等同于中国社会普遍的中庸文化、仁义文化、孝道文化、精诚文化等,用大众文化的概念掩盖了学科文化的具体特征,从而也就失去了研究学科文化的本来目的。

毋庸置疑,中医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仅承载了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元素,而且创造了自身特有的医学文化。如道法自然、天人相应的哲理文化,敬畏生命、悲天悯人的至善文化,精气为

本、普遍联系的整体文化,善于内化、医哲融合的语言文化,探究规律、治病求本的辨证文化,致中求和、协调平衡的医理文化,崇尚道地、至工至巧的本草文化,顺应四时、调摄有度的养生文化,借鉴吸收、纳新共享的开放文化,世代传承、创新超越的发展文化等,丰富多彩,自成体系,独具特色和优势。

无论中医学承载了多少中国传统文化,无论中医学自身创造了多少学科文化,有两点是必须要明确的。首先,中医学的主体学科属性是治病救人、维护健康的生命科学,文化的丰富性丝毫不能掩盖其应用性学科的本质属性,也不应该替代其医学科学的主体地位,其中的文化元素是为促进医学科学的发展而服务的。强化这一认知,对于坚守中医药科学的发展方向、坚持中医药科学的既定目标、坚定中医药科学的基本理念是至关重要的。其次,中医药的学科文化已经完全融合到有关生命活动的理论体系,已经完全内化于维护健康的诊疗实践中,医学和文化形成了一个有机的整体,不可分离;讨论和研究中医药文化,必须从中医药理论和实践行为出发,以中医药认知理念和行为范式为主导,在研究生命活动中体现文化内涵,在研究诊疗模式中发现文化要素。离开医学自身而泛论文化,就会使中医药文化变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使其失去应有的生命力。

3 正确处理传承与创新的关系

近年来,传承和创新一直是中医界的热点问题,但对于传承什么、如何传承、创新什么、如何创新以及如何处理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等问题,并没有得到有效解决。

传承是中医药持续发展的主体路径,其中无论是理论传承还是技术传承,我们都面临着需要反思自省的问题。在理论传承方面,百余年前,西学东渐由“渐”而“盛”,科学的内涵尚未完全确立,否定本土传统文化成为主流思潮,解剖学翻译中与中医学原有的五脏概念对接错位,同时手术学科确实显现出立竿见影的“救命”效果,于是汇通学派快速跃升为主流学派,其学术见解成为当时白话教科书的主体内容,五脏名称与精气阴阳等词汇解构分离,五脏概念重回搁置两千年之久的器官学解读,而这些学术见解延伸到了当下的中医药高校课堂,这就是百余年来中医药理论传承的基本轨迹。在技术传承方面,由于理论研究的滞后,使得

临床技术难以实现标准化,技术传承也就难以实现规范化,主要依赖师徒之间的演示和观摩,依赖于学生的感悟和体验,具有相当的自发性、粗放性特点。更为重要的是,理论的滞后、传承的粗放造成了创新能力的严重不足,多年来很少有标志性的理论创新成果问世,技术创新也显得力不从心,总体呈现传承“热络”、创新“不足”,但真实的情况则是传承和创新都不令人满意。因此,在规划传承路径之时,一方面要高度重视理论解读回归经典本原,真正传承两千年持续发展的理论精华;另一方面要高度重视中医药先贤的独特技术,推进其走向标准化和规范化,实现临床疗效的不断提高,为持续创新奠定基础。

创新是中医药科学的永恒主题,当坚持做好传承工作之时,创新就显得更为重要,特别是要坚持中医药开放纳新的优良传统,借鉴当代科学的先进成果,形成坚守本原、对接当代、永续发展的独特优势。在理论创新方面,客观上经典中医理论与当代生命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是具有相向而行的趋势的,无论是经典中医学还是当代生命科学,其研究的主体对象是一致的,二者都致力于生命物质的研究。早在《黄帝内经》时期中医学已经将研究的重点放在了物质的属性、物质的联系、物质的运动变化和物质的秩序方面,而近年来新兴的系统生物学主要是研究生物系统组成成分的构成与相互关系的结构、动态与发生发展,以系统论和实验、计算方法整合研究为特征的生物学^[4],其与中医学的研究主体和研究方法高度契合。相信二者能够相互支持相互促进,为中医理论创新提供技术支撑。在技术创新方面,当代科学技术特别是生物识别技术、大数据技术、人工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为中医药优势技术创新提供了新的机遇^[4-5]。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 生物识别技术和生物流体动力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医学望诊、闻诊、脉诊等信息采集技术的创新提供了可能,其核心是信息传感技术和数据分析技术。只要将中医学四诊所采集的信息要素全部梳理为数据要素体系,就能实现计算机调控下的望、闻、问、切。2) 大数据技术的日趋成熟,为中医学辨证分析和理法方药提供了条件,其核心是以结构化证候群为切入点。将中医辨证论治所需要的生理基础、病因病机、病理变化、病程发展、病情转归等要素集中进行数据处理,依托大数据平台可以确立治则治法、遣方用药,而当闻诊、脉诊能够实现随身佩戴的智能化装置时,还能通过远程信息传递实现远程诊疗。3) 人工智能

技术的快速发展,为中医学针灸等操作性技术创新提供了条件,研究开发具有选穴行针功能的微小智能装置,能够有效地提升穴位选定、进针深度、角度、强度的精准性,同时还可以大大提高工作效率。

总之,对哲学的引进和改造、医学与文化的深度融合是中医药学所具有的特色和优势,而传承经典中医理论和临床实践的精华,实现中医药理论和技术的持续创新,是中医药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在此发展过程中,正确把握中医药理论和实践体系中有关科学与哲学、医学与文化、传承与创新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尤为重要。我们必须始终要坚持中医学的生命科学属性,让哲学和文化成为中医学发展的推动力,使传承和创新有机协调,真正走

出一条坚守中医药经典本原、提升中医药优势技术、对接当代科学前沿的传承创新发展的新路径。

参考文献

- [1] 张连峰,崔韶. 国内外实验动物模型概览 [J]. 科技导报, 2017, 35(24): 27-31.
- [2] 周然,施怀生,张波. 创新是中医药学永续发展的第一动力 [J]. 中医杂志, 2018, 59(19): 1621-1623.
- [3] 梁众擎,赵霞,邢琼琼,等. 基于系统生物学的中医药发展探析 [J]. 中华中医药杂志, 2019, 34(12): 5537-5539.
- [4] 范超燕. 大数据技术在中医健康管理中的实践 [J]. 中医药管理杂志, 2020, 28(1): 193-194.
- [5] 罗悦,许强,卢敏,等. 人工智能技术与中医疾病归经 [J]. 成都中医药大学学报, 2019, 42(4): 53-55.

Appropriate Management of Three Relationship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ZHOU Ran¹, ZHAO Sijun², SHI Huaisheng³

1. Shanxi University of Chinese Medicine, Jinzhong, 030600; 2. Shanxi Provincial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3. Shanxi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Development and Research Center

ABSTRACT To inherit essence and keep integrity and innovatio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TCM), firstly, it is necessary to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basic connotations and interrelationships between science and philosophy, medicine and culture, as well as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both in the TCM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systems. In the theoretical system of TCM, philosophical vocabularies, such as essential *qi*, *yin-yang*, and the five phases, have been introduced; these vocabularies were then usually used as suffixed constitutive elements of TCM terminology, and when integrated with the names of the five zang organs, the philosophy terminology has been transformed to medical terminology. The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of TCM is invested with rich Chinese culture, and has participated in the establishment and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ulture. However, the cultural elements have not changed the nature of TCM as life science. TCM is still attributed to the category of medicine rather than culture. A major turning point has occurred in TCM more than one hundred year ago. Currently, the academic opinions and propositions from the school of fus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Medicine has become the mainstream; and the technology inheritance is characterized by spontaneity and extensiveness. To inherit the essence and keep the innovation continuously, it is a must to return the core theory to the classical origin and connect TCM with the frontiers of contemporary life sciences.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hilosophy; science; culture; inheritance; innovation

(收稿日期: 2020-01-23; 修回日期: 2020-02-16)

编辑: 崔京艳